



“麦田”重印《长恨歌》，不禁想起初版的时候。发去的文稿一部分是杂志粗排的清样，一部分则是手写的复印件，编辑将一堆杂乱寄到王德威教授手里，请他评估，不料就收到来信，于是开始了几十年写和批的友谊。从中作伐的陈宇航先生，自开创之始，为我做了好几笔赔本买卖，这才终于略得回报。正当春秋实秋，却抛下熟地，再辟生土，在水一方，可谓孤勇者。台湾出版当年，就登上《中国时报》的年度好书榜，而王德威教授的撰序，则推我入“海派”写作传统，甚至接续上张爱玲的前史，此时，距大陆评优“茅盾文学奖”尚有五年时间，上海城市书写则在生成之中。

### 蓦然回首已是往昔

王安忆

《长恨歌》是在1993年秋开笔，次年完稿，耗时一年。那真是冗杂的一段日子，在复旦大学开设小说课程一学期；撰写电影《风月》剧本三稿；参加墨尔本妇女书展，出境防疫站接种疫苗引发感染，住院两周，病房在十六层高楼，晨起坐在阳台，看远处的塔吊，丝丝不动，却掉转了方向。四下里都在破土动工，嶙峋的天际线时不时爆出焊光，亚热带的雾气里，城市仿佛在浮动游移，随时准备拔地而起。小说已到收尾，却也不着急，急也急不得，倒是生怕错过什么。写长篇就是这么煎熬人，似乎冥冥之中埋伏着某种机缘，本该是它的，就看着你的运气，稍一疏忽便闪开。越写到后来越担心，就越要耐心和谨慎。到底人在壮年，有力气，也有弹性，可伸可张，早一点就会鲁莽，晚一点呢，恐怕就有顾虑。我是个快手，行动向来迅疾，就知道“慢”才是难，这是让《长恨歌》磨出来的耐力，从此我自以为能掌控局面，调整节奏，当然，这只是写作的方法论，实际上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。



2016年在纽约，当地侨报组织一场讲座，座上一位年轻姑娘，来自上海，携一本影集，说“王琦瑶”是她姑婆。一页页的沙龙照，镁光灯下的笑靥，灿若春花。她道出姑婆的居住地点，果然是我攫取的原型所在，这就跑不了了。我极少谈及故事的素材，情节派生十万八千，虚里藏实，实里有虚。那不是吉祥的人生，谁会甘心如愿，情何以堪。那姑娘向我展示照片，表情是爱惜的，和照片上的人真有几分相似，仿佛看得见血流流转，心中不由释然甚至感动，“王琦瑶”的后人们没有怪罪，隔了茫茫人世，前来认领。原先模糊的人和事，此时逐渐清晰，其实，连我自己本也不认识她的，只是一则报刊，描述简单，加上记忆有误，更可能是假想的吸引，引我去向虚构。好像海市蜃楼，穿过云天雾海，光影折射，投

### 荷颂

刘笑冰

相比梅、兰、桃、樱明争暗斗博取春天的宠幸，夏荷几乎是一花独艳整个世界。看吧，牡丹芍药谢了，蔷薇花开后，花事暂歇，要到池中湖里的荷花含苞，花界才重回盛世。

喜欢养在人家院中墙角大鱼缸里的荷花，那是典型的小家碧玉，着绿裙，敷粉面，姊妹几个挤挤挨挨，顾盼生姿，一阵风来，伶仃摇曳，人见人怜。

欣赏公园池塘里的荷花，池水既是她们的仆从，将她们高高托起，傲然挺立，也是她们的侍卫，只允许蜂蝶行吻面之礼。惊扰微山湖的十万亩荷花，像受阅的女兵，列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方阵。游船过处，风摇浪推，她们整齐划一转动粉扇，分明柔弱无骨的美娇娘，一旦结成阵式，却生让人见其壮观，叹其英姿之飒爽！

窃以为荷花之美，全在一“直”字。因其直，方能无阻碍吸收传输养分，快速生长；因其直，方能不

在虚无缥缈之上，此时却落地还魂。奇妙的是，当时并不自知，那事件的发生地离我很近，几乎同处一个街区，曾经某报纸还作过旧闻揽采，标题“访月邨，寻王琦瑶”，但雁过无痕，悄然过去，没有人找我辩诬。谁会把小说当真呢？也难说，小说其实是纸上八卦，行踪不定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际遇。2009年参加欧罗巴利亚计划，在布鲁塞尔与读者见面会上，到场一位听众，也来自上海，他在难民监狱里读到这本书，说面前打开一扇窗户，上海扑面而来。你说那是什么样的邂逅？它竟然去到我不曾去过终也到不了的地方。

《长恨歌》是我所写小说里销售最好、传播最广的一本，三十年来，一直被提起说道。我也想过其中缘由，答案是他最接近坊间流言，那些茶余饭后的闲谈。反过来说，流言又最接近小说，张爱玲给自己的小说集起名“流言”，多半是因为这。就在现在，2024年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将赵耀民先生改编的同名话剧重排沪语版上演，使之回归到世情小说，令我想起幼年时，父母带我去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演出，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，坊间就是流言的集散地，因是小布尔乔亚的天下，嚼舌根再合适不过。那些英法的罗曼史，乘风地生根的兴起，飞扬扬扬，落地生根。听弄堂里的女人，讲述狄更斯的《远大前程》，还有柯林斯的《月亮宝石》，再有雨果的《笑面人》，悬疑惊悚，不都是八卦的变体，还是八卦的启蒙运动！

曾经有法国的读者读了《长恨歌》，来到上海找我，一名大学教师，一名中学教师，教授拉丁语和文学，带着他们的儿子，他们要实地看看上海，纵横交错的弄堂，空中飞翔的鸽群，是小说引他们来的。不消说有许多溢美之词，也不消说有许多鼓励的话，让人得意的，他们是知识分子，来自大革命的原乡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，文字语言的经典性质，他们的首肯可不比寻常，称得上准小说的正统，由此区分于八卦的原始性。

写作《长恨歌》时，要低于王琦瑶半辈，生怕笔下不自觉流露佻狎，所以格外郑重，不免拘泥；后来，与王琦瑶年龄齐平，虽然还是傲娇，傲娇自己是清醒的，不会如她沉迷不悟；现在，王琦瑶成了自己的过往，就又佩服她的勇敢无畏，换作本人，绝不敢蹈入险境，交付身份体面甚至性命，这就是布尔乔亚的革命性。小说写作者都是懦弱的人，生活中不敢下手的，只能在文字里践行，留下水中月镜中花，等着亲缘认领。

识，也来感怀追念。更有曹雪芹遥遥呼应着李商隐：拼却红颜的残荷，在雨夜，战战兢兢承受冷雨的无情敲打，用自己干枯的身子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反借冷雨的淫威奏出美妙的天籁之音，奉献一场听觉盛宴，任谁都欲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

夏天一点都不快意，只要出门一趟，体内的水分便不受控地往外跑，皮肤上全是汗液，随即发展为汗渍，流的汗有的浸入衣物……不夸张地说，“勤快”的我有时候一天得换上三四套衣服。

晚上安寝也成了奢望，我得在床上布置两台风扇，一台对着头，一台对着脚，然后光着上身，了无生趣地躺在凉席上，窗外传来蝉鸣和蛙唱，加之嗡嗡蚊吟，我忍无可忍便跳将起来，身下是一个湿漉漉的人形印记，迅速关闭窗户，打开空调，我由衷地感谢美国人威利斯先生。我不能一辈子躲在空中，周末妻子打发我出门买菜，叮嘱购买甲家的土豆、乙家的五花肉和丙家的

1817年，法国青年马利·亨利·贝尔第一次走进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在这座城市诞生过但丁和《神曲》，拥有无数灿烂的教堂和博物馆，收藏着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杰作，当马利·亨利·贝尔走出辉煌的圣十字教堂，骤然感觉身体强烈不适，如同吞噬了某个黑洞……不久，他以笔名“司汤达”发表了游记《罗马、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》，又过数年，他创作出了不朽杰作《红与黑》与《帕尔玛修道院》。

1979年，意大利心理学家研究了数百位类似于1817年司汤达的病例，得出了“司汤达综合征”的结论，又称之为“佛罗伦萨综合征”，病因在于高度密集地欣赏文明古迹和艺术品，超乎寻常的审美频繁刺激大脑和中枢神经，导致生理和心理的不适，据说至今佛罗伦萨的医院每年都会收治很多这样的病人，有人在看完卡拉瓦乔的作品后就失去了意识。通俗来讲，糖太多，就齁了；油太多，就腻了——但这不是油腻的腻，而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腻，是感官和精神上幸福的腻。

七日之内，我也患上了司汤达综合征。但我去的不是但丁的佛罗伦萨，我去的是高迪的巴塞罗那——第一日，毕加索博物馆，这里收藏了四万件毕加索的真迹，而我恐怕只是走马观花了冰山一角；第二日，蒙维坎山上的米罗基金会，我看到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梦境，如同那几张清晨白床单上遗留的毛发；第三

六七十年前，祖父将新家安置妥当后，就在家旁边空地上种了一大片果树。我小的时候，果树园一片繁盛，真有《诗经》中所说“绿萝纷葳蕤，缭绕松柏枝”的景象。

果树园里枇杷树开花最早。忘了是谁这样写过枇杷，“满身雪积，看月归来，向谁悄立。料比梅花更早，透露春消息。一水盈盈，无边清寂”，这是枇杷树花开的独到之处。随后，梨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李子树竞相开放，满园芬芳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。清明前后，橘子和柚子花开，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暮春之后，板栗树花开得最盛，一丛丛一簇簇，黄色的如沙，绿色的如翠，与其他果树青涩的果实交相辉映，如同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。

随着夏季的到来，果树园里的果实先后成熟了。最先吃到的是枇杷，母亲总是让我们吃最差的，说好的要留着送亲戚朋友。李子也成熟了。李子树已有十余年的树龄，

豆腐，一趟下来湿身在所难免，一回家立马脱下上衣，夏日的热情是无法被低估的，还没入伏，脖子和背部便起了一片红点，痱子君不约而至。

### 克痒于暑

简父

液分泌过多且不能及时排出，就会堆积在皮肤内，从而在汗管内积聚并升压，导致汗管扩张或破裂，进而刺激周围组织产生炎症反应，形成痱子。痱子成了季候，我每年都长，这些小家伙就像迷你火山，一到炎热潮湿的天气就争先恐后地冒头。长痱子感觉就是“痒中带刺，刺

日，巴塞罗那音乐宫、巴塞罗那主座教堂，我登上了中世纪大教堂的塔楼屋顶；第四日，圣家族大教堂、米拉之家、奎尔公园，全是安东尼奥·高迪的杰作，也是大师的长眠之所，一如这座在我眼中更像白骨森林的圣家堂，据说2026年将在高迪被巴塞罗那有轨电车撞毁整整百年之际竣工；第五日，我出城向着

### 司汤达综合征

蔡骏

法国方向的比利牛斯山脉而去，游历了非格拉斯的达利剧院博物馆，以及拍摄过美剧《权力的游戏》的赫罗纳老城……

这一日，我已确定自己的视觉和精神都遭遇了史诗级的狂暴滥炸——当萨尔瓦多·达利的艺术作品就在自己触手可及之处，赫罗纳主座教堂的全球第二宽中殿在我面前徐徐展开，仿佛一个贪吃的孩子闯入米其林三星餐厅的后厨，思想的唾液如同巴甫洛夫的狗舌头源源不断地分泌，以至于任何一幅若在中国展出都会让人们排队数小时的作品，我却暴殄天物一般匆匆而过——我猜这就是传说中的司汤达综合征，不幸而又幸运地感染到了我身上。

最后一日，为弥补圣家堂未能登塔的遗憾，我三度登上巴塞罗那的高塔。清晨，地中海夏季难得的

雷暴雨中，提比达波山顶的圣心教堂几乎没有游客，我跟一个哈萨克斯俄罗斯裔老人一同坐上电梯，又爬上陡峭的楼梯，最终攀登到巴塞罗那的制高点。我看到暴雨乌云下的闪电，还有头顶展开双臂的耶稣像。下午，我来到巴塞罗那老城区，探索了建于十四世纪的海洋圣母教堂和松树圣母教堂。西班牙有一部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《海上大教堂》（1918年被奈飞拍摄为剧集）便是以海洋圣母教堂的建造为背景。我分别登上这两座教堂的塔楼，穿过幽暗陡峭的中世纪塔楼阶梯，每一步都在触摸古老的石头，希冀于找寻维克多·雨果在巴塞罗那圣母院发现的希腊语“命运”刻字。我从教堂顶部和外侧观察了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特有的飞扶壁，顺便从高处远眺了高迪的圣家堂。也许是司汤达综合征的副作用，我在一日之内连续爬了三座高塔，合计约有五十层楼，竟然没有肌肉酸痛或体力不济。

西班牙人晚饭多在八九点以后，加上欧洲夏季天黑得极晚，等我吃晚饭仍然回到巴塞罗那主座教堂的广场前，彼时夕阳涂抹了教堂尖顶以及周围一圈中世纪建筑乃至古罗马城墙，哪怕门前的岁月静好只是大风暴降临前的假象，我仍然许下一个心愿——请永远不要治愈我的司汤达综合征。



叶笼花罩鸳鸯侣 (国画) 徐谷甫

果树园，被一户人家看上，要建新房子。祖父无奈，只能放弃。就这样，果树园里的果树被砍了一大半。后来又有一户人家看上另一边果树园，也要建房子。祖父是个本分人，不知道如何办，只能再次放弃了果园的另一半。

世事无常，祖父渐渐也习惯了。一年秋天，我和邻居孩子玩耍，发现多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。同伴告诉我，这个女孩就是把房子建在果树园里那户人家的女儿。也许是占了果园那件事过去了很久，也许是我那个女孩投缘，来来往往间，竟然成了最要好的少年朋友。果树园虽然没了，却多了一个情谊深厚的朋友。我想，她也许是果树园里一棵树的化身吧。

如今，果树园旁边都是房子，没有了满园盛开的花朵，也没有了累累的硕果，却多了几户邻居。这些邻居曾经因果树园出现过矛盾，结下怨气，却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解。母亲和他们也经常走动，相互嘘寒问暖。我想，这是因为岁月的变迁，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念想的果树，给人们另一种爱的恩泽吧。

### 七夕会

里透热”，似有若无的痒意让人心烦意乱，晚上睡觉时，这些敬业的“夜间闹钟”更是让人在梦与醒之间徘徊，一旦无意挠破了表皮，处理起来就更麻烦，这个我是切身体会过的。

为缓解和祛除痱子，在妻子的指导下，夏日伏天中，我与它再次开始了一场无声的较量。在穿着上，换上大码的透气短袖，洗完澡以后也没有立马跑空调房，在擦干净背部的水分后涂了一些痱子粉，好歹止住了奇痒难耐的症状。饮食上，喜欢吃辣椒的我也开始忌辣，避免过多摄入辛辣、油腻的食物，以减少体内湿热的产生，每天注意多喝温开水和绿豆汤，以此促进痱子消退。

